



1938年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王家中屋驻地。通讯员 郑卷英 摄

这是一个一把破壶、一筐山芋,左右民心向背的故事。

旧闻:

赔破壶新四军彰大义 拒山芋子弟兵见初心

“我活了几十年,就没见过当兵的,抢着给老百姓干活的。”

“谁说不是呢?这么些年,来来去去多少拿枪的?不抢我们就算好的嘞,哪有免费给老百姓做长工的?头两天我还以为是装样子,这会儿看,是真不一样!”

“没错没错!那些个当官的,说话都轻声细语的,一点也不像军爷。”

……

1938年11月的一天,望江县一个名叫王家中屋的村庄里,“村口情报站”议事的主题,与一群军人的到来有关。

别看现在他们都自觉加入“夸夸群”,可就在数日前,别说大姑娘、老婶子,便是年轻小伙也吓得门都不敢开呢!

那个秋夜,霜风渐起,王家中屋静得可怕。

狗不叫,鸡不鸣,连平日里最爱哭闹的娃娃都被母亲捂住了嘴。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熄了灯火,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在黑暗中交织。

王家媳妇趴在那扇破旧的木门缝上,心脏怦怦直跳,紧张地望着外头那支突然开进村的队伍。黑影绰绰,约莫有百来号人,背着枪,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

她想起去年过境的国民党兵,凶神恶煞,抢走了她家藏在灶灰里留着过冬的最后两袋糙米,还把她男人抓去当了三天苦力,回来时人都脱了相,躺在炕上

哼了半个月。生逢乱世,很难不面对“贼来如梳,兵来如篦”的困厄。

因此,她的目光死死盯住门外,生怕他们抬起脚来踹门。然而,预想中的砸门声并没有传来。

那队人马在村中央那棵已经几百岁的老枫树下停住了。

一个看似长官的人低声说了几句,队伍便安静地坐下休息,没有人随意走动,更没有人闯民宅,只有几声压抑的咳嗽和整理行装的窸窣声。寒夜漫漫,他们竟就那样互相依偎着,在冰冷的露天地里熬着。

这一宿,王家中屋村几乎无人安眠。那些趴在门缝上瞧着的诸位自不必说,至于腿脚快的,连夜就跑到湖汉里的芦苇荡躲起来了。

天要亮未亮时,寒气最重。王家媳妇搓了搓冻得发麻的手,又凑到门缝前。她瞧见那些兵已经起来了,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雾气中悄无声息地活动身体,动作干脆利落,呵出的白气连成一片。练完了,他们居然自发地开始打扫村中道路,捡拾落叶,擦拭老树下那圈被坐得光滑的石凳。

“我看他们……不像坏人。”大儿子王伯普年纪轻,胆子大些,小声地说了一句。

王家媳妇当时心里又怕又乱,瞪了他一眼:“知人知面不知心!拿枪的哪有好人?”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温和的敲门声,不像是砸,更像是叩。“老乡,开门吧,我们是新四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打人,不抢粮,专打日本鬼子和汉奸的。”

王家媳妇屏住呼吸,不敢应答,心里

却是一颤,这当兵的说话怎么这么和气?

门外的人等了一会儿,不见回应,又耐心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不会强行进门。我们这次行军没有炊具,能不能借家里厨房,我们付租金。”

当兵的借厨房用还要付钱?王家媳妇头一回听说这种稀奇事。她犹豫时,王伯普上前打开了门。他对母亲说了想法:他们果然是好人,开门自然不怕;他们要是坏人,我们不开门,他们就不进来了?

门口站着的,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面容清瘦,风尘仆仆,可一双眼睛却亮得很,透着真诚。

“谢谢老乡!我姓黄。”那年轻人笑着,眼角挤出几丝皱纹。“我们奉命来这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可能要打扰老乡们几天。但请您放心,我们新四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王家媳妇迟疑极了,仗着胆子反问:“你们……真的不打人?不抢东西?”

黄连长正色道,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大娘,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才来打鬼子的。您要是不信,就在门里看着,我们要是有半点扰民行为,您尽管骂!我们立马改正!”

五天就这么过去了,这才有了“村口情报站”的那番真情“夸夸”。

“真不一样。”王家媳妇放下手中的针线,感慨地摇摇头。

李婶点头附和,声音也响亮起来:“可不是嘛!人家新四军是真心实意对咱老百姓好。挑水、扫地、劈柴、带孩子……啥活儿都抢着干,吃的却是自己挖的野菜糊糊。”

“说起来,还是我家伯普有见识,开了门请他们进来借锅做饭。我当时心里还七上八下的。谁知道啊,这些小伙子们,进院子干活都轻手轻脚。”王家媳妇不无骄傲地说。

“最难得的是损坏东西真赔钱!”旁边纳鞋底的结果家媳妇忍不住插话,提高了声调。“我家那把破茶壶,壶把早就松了,晃荡好几年了。前天小张同志帮忙挑水进屋,转身不小心碰倒了,壶把摔断了。人家孩子慌得什么似的,立马报告了他们长官。那个黄长官亲自带着钱上门,好说歹说要赔。我说就是个破壶,不值钱,算了。你们猜他怎么说?”她顿了顿,环视一圈,学着黄连长那认真的语气,“‘老王家的,这壶再旧也是您的财产。我们新四军有纪律,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原则问题’硬是塞给我双倍的钱!这规矩,真是闻所未闻!”

“诶,他们不兴叫长官,说是叫同志。”凤阳家媳妇,也忍不住讲起来。“我

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见当兵的吃东西还要给钱!我看他们天天吃野菜,心里过意不去,就煮了一锅山芋送过去。那个黄同志就说‘大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钱必须收下,这是纪律’说是不收钱,他们就不吃!你们说赚不赚?”她嘴上说着“赚”,脸上却笑开了花,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家孩子般的嗔怪。

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新四军来之后的新鲜事:战士们不仅帮老人劈柴、帮妇女照看孩子、晚上还在槐树下点起小灯,教孩子们认字、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歌;那个戴眼镜的文化教员,天天晚上给全村人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寻踪:

两月春风播火种 千秋正气贯泊湖

“旧闻”中所述的故事梗概以及“损坏茶壶双倍赔偿”“群众送山芋也坚持付钱”等细节,均出自《中国共产党望江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出版)。

其中提到的王家中屋,位于现今望江县凉泉乡泊湖村。村里,还有新四军曾住过的老房子。

“当时的王家中屋,几乎每家每户都住了新四军。”9月12日,在一座老房子前,望江县档案馆馆长曹明根向记者介绍,馆藏档案显示,1938年11月,驻无为县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处主任桂蓬(化名黄育贤)率领一个连100余人进入望江,开展抗日宣传并发展革命武装。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部队于长岭、华阳及城关附近广泛开展抗日动员,组建了农民协会、渔民协会等多个抗日群众组织。新四军军纪严明、作风朴素,严格遵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原则。

尽管新四军此次在望江仅活动了两个月,但对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向望江人民传播抗日道理,留下深刻的革命影响,还成功改编了原活动于彭泽、宿松、望江三县交界泊湖地区的一支地方游击队——将商群领导的部队收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十八中队。

与此同时,为继续深入开展抗日宣传、扩大政治影响,部队留下余大本、朱一群等人协助商恩甫在泊湖一带坚持抗日活动,米亚洲(又名米济群)、丁忠恩等同志则留守彭泽辰字号从事地下工作。随后,桂蓬率领其余部队转移至无为县,与新四军主力会师。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锻造忠诚警魂

9月10日,宿松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党支部的党员干警在朱赛英烈士旧居开展“聆听烈士故事 熔铸忠诚警魂”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宿松县公安局深挖本地红色资源,定期组织党员民警赴本县红色教育基地,听故事、观遗址、重温誓词,让红色教育日常化;推动队伍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农家书屋的“优”级蜕变

学科普”的发展定位,书屋配套引进了生态种植、健康养生、乡村旅游等特色书籍,初步形成“书屋+产业园”融合模式。它不仅是基地游客提供了一处阅读休憩的场所,也为周边村民和产业园从业者提供了实用的技能学习资料,如今已成为辐射多个村落的文化“小枢纽”。

针对晴岚村、长岗村等13个基础较好但仍需提升的书屋,镇里着力解决“环境不适、设施不足”问题:为之前未配备空调的书屋全部安装空调,改善夏热冬

冷的阅读环境;为2个书屋增配桌椅并重新规划空间布局;为1个书屋增设阅览室;还将3个原本位于楼上、不便到达的书屋迁移至低层,极大方便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使用。管理方面,明确“专人负责、定期开放、台账清晰”标准,并组织图书管理员开展分类整理培训。

对红庙村、陷泥村等6个人流较少、功能发挥不足的书屋,则通过“资源整合、功能融入”的方式进行优化调整。将图书、书架等资源整

合至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实践站原有的活动频率和人气,开设“实践站+阅读角”“阅读+亲子活动”等复合场景,既避免了资源闲置,也丰富了公共空间的服务内涵。

孔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胡可表示:“接下来,孔城镇将以‘群众满意’为核心,积极培育本土品牌,打造‘一村一特色’,真正让农家书屋成为群众‘爱来、常来、盼来’的文化家园。”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张宁)

一周文化热点

有温度的数字化:古老非遗碰撞现代科技

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一股悄然兴起的融合正在为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全新活力。当手工匠人的指尖触碰到VR头盔,当千年纹样通过算法生成新图案,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正在上演。这并非科技对传统的取代,而是一场相辅相成的赋能与新生。

数字化技术首先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数字永生”的可能。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扫描技术,将脆弱的壁画和彩塑永久保存;福建木偶戏表演艺术家用动作捕捉技术记录下每个细微操控手法。这些数字档案不仅防止了“人亡艺绝”的悲剧,更成为研究教学的宝贵资源。

更重要的是,科技打破了非遗传播的时空壁垒。短视频平台上的非遗创作者们吸引了数百万年轻粉丝,让传统技艺变得“潮”起来。直播带货模式则为传承人开辟了新的生计,实现了从“有技艺无市场”到“以技艺促增收”的转变。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化传真

法润乡野 “典”亮民心

本报讯 望江县长岭镇银杏村中鲁屋中心村在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巧妙融合法治元素与乡村风貌,打造了一座集普法宣传、道德教育、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法治文化广场,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典”亮法治之光。

走进银杏村中鲁屋中心村法治文化广场,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法治主题宣传栏错落有致,民法典法治文化墙图文并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板醒目庄严。村民们在散步、健身、休闲之余,驻足观看法律知识展板,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法律常识,增强法治意识。

“现在出门就能看到民法典的内容,讲的都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邻里关系、土地承包、婚姻家庭,一看就懂!”在法治文化广场,村民虞金喜一边晨练,一边驻足观看法治宣传栏,感慨说道。

这座“会说话”的法治广场,巧妙地将法治元素与文化景观融为一体,随处可见的法律名言、生动有趣的普法展板、以案释法的宣传栏,不仅美化了村容村貌,更提升了群众的法治素养,实现了法治宣传教育与乡村治理的有机融合,为建设和谐、文明、宜居的和美乡村注入了强劲的法治动能。

如今,法治文化广场已经成为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典”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铁血丹心映桐城——新四军在桐城抗日战争的不朽丰碑

本报讯 1938年6月,日军铁蹄践踏桐城,抗日烽火燃遍龙眠大地。新四军东进抗日的铁流挺进大别山东麓,在桐城书写下气壮山河的抗战史诗。

桐城地处江淮之间,境内北端大小关位于安合公路桐城、舒城两县交界处,关隘险峻,自古为战略要冲,过境安合公路蜿蜒起伏,山峦叠障,为新四军开展伏击战提供了有利条件。1938年6月16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二营在此设伏,当日军车队驶入伏击圈,战士们以手榴弹、步枪突然开火,经激烈交火,共毙日军23人,俘获1人。此战为新四军两项“首次”纪录——首次公路伏击战与首次俘获日军。

范家岗位于桐城县城南9公里处,安合公路南北穿过。公路两侧,山丘起伏,林木繁茂,是理想的伏击阵地。1938年9月1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三营在此伏击日军由桐城南开汽车数辆。当经两路猛烈突击,除先头车辆狼狽免逃毙伤不计外,当场击毁敌车一辆,内有敌官兵十余人,并有形似意大利人者三人,获长短枪八支,子弹四箱,其余军用品甚多,新四军受伤五名。后经考证,三名意大利人是来中国学习日军作战经验的“意大利军官团”。

棋盘岭伏击战为新四军军史上“一地两设伏”经典战例。棋盘岭在桐城城南11公里处,安桐公路穿越而过,是侵华日军的一条重要补给线,1938年9月,新

四军第四支队先后在这一地段两次伏击日军。

第一次伏击(1938年9月3日):据新四军《棋盘岭战斗详报》记载,根据侦察情报,得知9月3日有大批日军车队通过公路,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三营和特务营于9月2日半夜急行军从挂车河出发,拂晓前进入棋盘岭伏击地区。3日凌晨9时,日军汽车从新安渡开来80余辆,先头三车驶抵棋盘岭隘口,为我便衣班用集束手榴弹炸翻了。是时,后面汽车接连而来,相继停下,长约10里,我军迅速出击,敌兵200余下车乱跑,为我火力杀伤,我军用汽油烧毁20余辆,用手榴弹炸毁亦达20多辆。9月3日棋盘岭战斗作为新四军经典战例记录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第二次伏击(1938年9月17日):1938年9月17日,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三营在此再次伏击了日军车队。据新四军《棋盘岭战斗详报》记载:“敌亡军官4名,士兵80余名,毁装甲车2辆,毙马四匹。我缴三八式步枪38支,其他军用品无数。”

桐城抗日游击根据地——华中敌后抗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在桐城伏击日军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在桐城地方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相继开辟桐东、桐西、桐南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陈俊)